

冲不出的藩篱
王朔小说的女性视野
韩雪临
河南文艺出版社

韩雪临 著

● <<< 冲不出的藩篱 ● <<< 冲不出的藩篱 ● <<< 冲不出的藩篱 ●



冲不出的藩篱

——王朔小说的女性视野



● 冲不出的藩篱 >>> ● 冲不出的藩篱 >>> ● 冲不出的藩篱 >>> ●

韩雪临 著

●<<< 冲不出的藩篱 ●<<< 冲不出的藩篱 ●<<< 冲不出的藩篱 ●<

冲不出的藩篱

——王朔小说的女性视野

河南文艺出版社

冲不出的藩篱 >>>● 冲不出的藩篱 >>>● 冲不出的藩篱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冲不出的藩篱:王朔小说的女性视野/韩雪临著.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10

ISBN 7-80623-372-5

I. 冲… II. 韩… III. 王朔-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830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承印单位 安阳市印刷厂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372-5/I·297

开本 32

印张 6.375

字数 135000

印数 1—4000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作者简介

韩雪临,1969年生于江苏淮阴,先后就读于淮阴师范学院、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暨南大学语言文化中心,从事写作教学及文艺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目 录

第一章 至美无言 / 1

- 1 伪文化英雄
- 2 回到伪崇高
- 3 大众文化的代表者
- 4 消费意识形态
- 5 见风使舵、调整姿态

第二章 男性写作：女性绝望的情感世界 / 31

- 1 柿子专拣软的捏
- 2 回归旧传统
- 3 浪漫式的意淫
- 4 小丈夫与大女人
- 5 玩美女人与弱女子

第三章 在痛苦中快乐着 / 61

- 1 天之骄女也疯狂
- 2 自虐的女性——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 3 父权制文化中的“妖女”

4 红肿之处,灿若桃花

5 “才子”的世界

6 做女人“挺好”吗?

第四章 禁中守望的时代女性 / 91

1 现在,我们不谈爱情

2 人在边缘

3 被看的地位

4 灰色的逃脱

5 青春有悔

第五章 献上祭坛的圣母 / 120

1 东方圣母

2 “女人”与“母亲”的分离

3 女人,你命该受难

4 不如母亲幸福的职业妇女

5 回不到家中的娜拉

第六章 好女孩上天堂 / 148

1 开始纯情

2 张生式的潇洒之爱

3 天使毁灭浪子归(一)

4 天使毁灭浪子归(二)

5 玩笑中的爱情

第七章 反讽世界中的女性 / 176

1 女性作为反讽的对象

2 调侃式的语言

3 反讽政治辞令

- 4 历史情境的反讽
- 5 对女性日常生活的反讽

第一章 至美无言

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出于一种对旧日文化的缅怀而盛赞王朔等人的作品为“痞子文学”，是对政治化话语的解构时，毋宁说这一评价不能切中要害，且“高看”了王朔。当一度以王朔、金庸的影视作品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喜剧范畴取代崇高而成为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主导范式而流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并不是什么当代文化的“失语症”，或者是套用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所说的“平面化”的症状。王朔以及王朔所代表的大众文化的登场显示的正是一种“意义的通货膨胀”。从类比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当前的审美文化的生产，精品不精，粗制滥造，平庸的东西大行其道，这典型地反映了意义的“贬值”。纵观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到千禧年的今日，一波一波的时尚热潮，文

化消费的热潮,都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对文化生产的压力。过去一个时期,以王朔为代表的“京痞子”一时在电影电视里形成了话语霸权,已经引起了读者、观众的反感。王朔的东西产生自有其特定的环境。如果现在王朔从头开始,在目前的环境中他未必有这样的知名度。同样,金庸的小说在大陆的盛行也离不开其特定的环境。王朔在文坛上声震入耳,锣鼓喧天,却不能掩饰他的严重“病症”:他的作品越多,其意义就越平庸,越无价值;他的骂声越震耳,就显得他个人越浅薄、无知与贪婪。

1 伪文化英雄

谈论王朔作品似乎是一个并不高明的策略,一不小心就会被认为是对他的人生攻击或者伤害。作为一个“码字儿”的师傅,王朔一向看不惯评论界的一些说法,在本质上,他又不能逃避这些众说纷纭的看法,也离不开这些他并不满意的评论。在现代大众文化躬逢其盛的时代,媒体所造就的大众文化的双刃剑性质一方面使一个人的成就盛名必须仰仗媒体的声势,另一方面媒体的宠儿又须显得欲说还休,仿佛不在乎媒体,仿佛不在乎媒体带来的热热闹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气氛,仿佛犹抱琵琶半遮面,是传统文化麦田里的最后守望者。王朔就像《水浒传》中的李逵,面对自己不合意的评论就抡起板

斧乱挥一气,弄得评论界一时拿他没有办法,这种态势无论是无意还是反弹琵琶式的刻意为之,他与传媒的如此这般的成功合谋,二者相辅相成中更加助长了他中年成名之后的少年轻狂气焰。

一度,王朔说过他曾经要写一部《残酷青春》,至少也“弄”成中国的《飘》,一不小心就“弄”成《红楼梦》,当然在将近十年以前,他说这番话时还多少带一点少年意气,他再度写作时,表面上看来消失了许多年少时的轻狂,他的语气也和缓了许多,至少在新作《看上去很美》序言中,他承认以往的作品耗费了太多的写作资源,一度曾经封笔,一度他写了撕,撕了写。我们看到王朔在铩羽而归文坛之初时,不时表现了一个步入中年的作家和缓气质的一面,可是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朔再度玩起了与传媒共舞的游戏。王朔作为一个具有商业意识的作家,这一次充分发挥了他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王朔现象的后效应。这在他的新小说《看上去很美》的出版操作上就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此书用光盘与书籍一起出版,捆绑式销售,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微软垄断案,为了争夺互联网资源市场,将视窗操作系统(Windows Operating System)与互联网探索者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捆绑销售,以占有和垄断互联网技术资源的空间,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王朔在适当的时候适时地拷贝了微软帝国比尔·盖茨的做法,不能不让人佩服之至。编者的话也适逢其时地提醒人们,王朔“烂熟的经常言不及义的口语被经过斟酌,意在精当的书面语所代替,更为重视叙事和心理把握”。在这种情势下王朔总是退一步说话,在《看》著序言里,他不时地暗示读者,他的新著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然而个人的努

力是一回事,历史结果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王朔个人7年的韬光养晦,人在旅途,这是不争的事实,7年之后的新作为能否奉献给读者如编者所说的“是对过去作品乃至个人生活的一次正本清源”?真的如他所说“停止对真实的纠缠,回到我们称之为‘小说’的那种读物的基本要求上。那是个什么东西呢?不是自我宣泄,自我成圣,而是驾驭文字,营造情调,修正趣味,提纯思想,给读者一个惊喜”?尽管他力图给读者展示进入中年的他文字上更深厚,更有文化品位,并且身体力行地介入文化批评,这从1999年的王朔酷评金庸事件中又一次得到证实。然而王朔自身的文学内功之不足,使他再也无法掀起浪花,在将近十年之后,读者也开始厌烦他的那一套路,他再度给人的印象只是今日骂金庸,明日骂徐志摩,后日骂鲁迅,从而“我骂故我在”。王朔在千禧年掀起的死水微澜,也不过再度证明正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王朔现象一样,从来不是一个文学事件,而是一个社会事件。只不过21世纪的今天,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社会文化的关注焦点已经不同,所以在今天的王朔已无往日的前呼后拥。

一切都在预谋之中,读者再一次跌倒在王朔与传媒一起造就的箝制语言机关中不能脱身,虽然这只是暂时的,是他与传媒蓄意制造的,但是王朔的思维如此苍老到仅用语言机关而不能用别的来夹住读者了。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人到中年,他的写作的意气已经不同往昔,那曾经给文坛不小冲击的“痞子”文学已然苍老,时光流转,从此别过,泪洒满襟。从王朔1993年封刀隐匿7年之久艰难写就的《看上去很美》上路以来,又掀起了一股所谓的王朔在媒体上的高曝光率。小说《看上去很美》的序言《现在就开始回忆》中,作者不无自信

地认为过去标榜的那一路小说其实是在简化生活,其潜台词就是,自谦过去的作品不算太好,现在的作品才是正经的小说。其实要的还是读者的喝彩。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大打折扣的自信罢了。他给了他的这本据说是打了20年腹稿的小说期望值太高了。“有时一些绝妙之念舍不得使在别处,就替这本书存了起来。有时黔驴技穷一狠心用了这书的片段去支撑另一个已发表的小说,用过之后懊悔,痛不欲生,有如旧时代妇女失去贞操。”^①事实是,他的作品丝毫也不能反映出出版社编审对他寄望的“看一个小说家要看他的作品,这是他们存在的根本,惟一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看上去很美·编者的话》)。作为一部作品,不管你的书是怀胎十月,还是打了腹稿20年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迟早都得分娩、面世、嫁人。王朔这次的写作一反常态,将视点对准一个只有五岁的小男孩身上,王朔的做派实际上一点都没有改变,只不过这次不是开涮别人,而是拿自己开涮,但这次开涮却透露出自己的乏力和无奈。王朔历时7年写就的这本看起来并不美的《看上去很美》所制造的30多万本的畅销数字,完全得益于他一贯的畅销书形象,这是王朔畅销书形象的后效应。同时,与这本新作的印行同时运作的“网络第一争”、“金王大战”更是王朔畅销书形象的后效应的延续。

当然这场新世纪王朔在媒体上的高曝光率不是发生于10年以前的报纸等印刷刊物,而是时髦的网络。令人遗憾的是,世纪末的这场作家与传媒的合谋、网上第一争并没有取得多少令人兴奋的成绩,反而从另一个方面越来越多地呈现了

^① 《看上去很美·序言》,第7页,华艺出版社,1999年。

王朔作为一个作家的平庸化,他像一个垂垂暮年的老者,不断地重复自己。不管他在商业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其写业绩再也不想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辉煌”,如果说一部作品商业上的成功也可以说是“辉煌”的话。读者作为现时的接受客体,他们的阅读期待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他们希望得到的是不断有新鲜感的东西,对作品来说,或者是内容上的,或者是形式上的。作为大众文化的一分子,王朔自己也供认不讳,在他的《美人赠我以蒙汗药》出版之前,他的许多文章中都直陈他以作为“大众”一分子为荣的心理。然而大众文化的快餐是需要不断换口味的,当他们发现他们的精神粮餐只是一种味道时,他们采取的就是冷漠,甚至是拒绝接受的方式。因此他的新书上市不久就遭遇了打折的待遇。

并且,作为一种用北方语言写就的小说,其接受面也是令人质疑的。王朔一向反感别人称他的小说为“新京味小说”,在当代中国,王朔的走红,一方面得益于他与市场的亲密合作,另一方面,是由于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当时的文化语境。他的小说虽然在香港也有出售,但是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在台湾也没有太好的销路。香港批评王朔的人对王朔以及他的背景也是很不了解。特别是年纪比较大一些的,就更不能体会王朔成名的那一代。他们的心态与环境都相差很远,加上王朔语言文字上的差异,香港人对王朔的语言也觉得看不下去,然而尽管这样,他还是获得了最广泛的大众。王朔拒绝承认自己所接受的传统。他在不同的场合拒绝别人将他与老舍的京味小说相提并论。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自觉意识,作为一个有“一不小心就弄出一部《红楼梦》,至少也弄出一部《飘》”的作者,力图创作名著的意识自然

是不可能容忍别人将他与其他作家相提并论的。王朔的作品曾经一度由美国汉学学者葛浩文翻译成英文,尝试在美国的知识分子杂志上刊登,表现了王朔试图跻身于知识分子写作行列的一种努力,这一努力一直是他羞于启齿的,知识分子一度被他骂得狗血喷头;他的作品被退回也说明其作品的接受层面是十分有限的,尽管其背后有“大众”、“销量”为依托。在亚马逊书店读者提交的评论中,有这样一则:“我看到这书的一些宣传,就从本地的图书馆借了回来。真后悔啊,其结果大概是我阅读史上最烦人的几个小时吧……本来是想有意识在亚洲流行文化中沉浸一番,可整个儿失望了。开头开得稀里糊涂,我琢磨着,随着一步步阅读,情节故事会渐渐明朗。谁知读到结尾,仍然是如坠五里云雾中。”王朔自己因其作品的销量大增就陡生了创作“名著”的狂想,让人不由得想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名言。王朔在这里混淆了两个问题。第一,其作品一度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广大并不能证明他的作品文学价值、审美价值有多高。文学史上作品的销量与其文学性、审美性的关系一向十分复杂。尽管不乏畅销而同时又是名著的。正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一位年轻诗人因其诗集在大陆的大销量从而使他萌发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想法。当然对于他的良好愿望,我们不能打击,但是他误以为“销量”就能代表一种“成就”,那就是贻笑大方了,二者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中国,乃至以前的新时期(1978 年—1988 年)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轰动效应,那是由于特定的社会形势和社会文化造成的,文学的轰动在更大程度上并不是文学事件,而是一个社会事件。当一个作家或者说当一个写作人能够有充分的审美

自觉时,也许他不会以自己书籍的销量作为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充分理由。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论述诺贝尔文学奖的短长,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诺贝尔文学奖从来没有错发的,只有优秀的作家被漏发的,比如,托尔斯泰、茨威格等。第二,销量的炫目光环也遮蔽掩盖了另外一个问题,用博尔赫斯的话说就是好的优秀的作品是经得起翻译的考验,经得起印刷错误考验的。本世纪初,大量的西方小说译介到中国,当时的译者往往并不通外语,对西方名著的翻译常常存在许多的误译、改写,最著名的要算是林纾,他对英语几乎一窍不通,但他所翻译与改写的英国作家的小说同样得到当时人们的欢迎,那是因为狄更斯的小说原本就好。我们并不是一定要王朔的作品能够与大师的作品相比肩,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考量、定位委实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王朔固然畅销,或者说一度畅销过,而他不过是机器复制时代文化景观中的一个屏闪,一个画面,他是传媒的宠儿,是抡起石子砸玻璃窗而赢得喝彩的文化顽童,这样说来,王朔也许还会拿他一贯的“顽主”心态来拒斥别人对他的作品的阐释,认为“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就这样,你又能把我怎样。

当王朔被评论界评为是“俗人”一个时,王朔干脆接过招来,既“利用标签”(越俗越好),又想挣脱标签(不愿太俗)。要依赖某种公共确认而一炮打响,又必须想办法冲破这种确认,掌握写作的主动权。然而,这两方面,他都做得不够彻底,也不能彻底,就像鼎足之势中的诸葛亮,既不能绝对以一方为友,也不能绝对以一方为敌。这是他的两难和尴尬。

王朔自始就未曾把握自己的命运,表面的风光太富有欺骗性了,读者的作用岂可忽视!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或许有

点引喻失义,拟于不伦。实际情况是:风筝拽在人家手里,随放随收,明星由大家制造,也可由大家驱除。这就是王朔成功和失败的文学故事了。那支依据民间世俗原则呵佛诋圣的俗笔,是在寻找新的伸缩空间呢?抑或就此一蹶不振卷而走之呢?再次面世的作品已经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仿佛是进入千禧年以后的一种通病,是一种普泛性的文化现象。文学陷入了越堕落越快乐的境地,有人也许会将之与20世纪“垮掉的一代”或者西方现代派相比较,也有人将之与进入资讯时代的后现代精神相比较,殊不知二者之间大相径庭。因为现代派产生于工业革命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们从封建时代的土地中刚拔出泥腿子没几天,震撼于工业革命带来的道德上的沦丧和伦理的失范,以及一切价值观的倾斜、晃动。如果说可以进行比拟的话,现时中国的文化现状应该是对应于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二者之间或可以有一定的可比性。后现代精神则产生于资讯时代,对于中国广大地区温饱问题尚不能解决,九年制义务教育还得依靠民间的“希望工程”来实现,人们还在为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而四处奔波,广大地区尚处于前工业社会,何谈后现代精神?处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宝贝们”也许感受到了一定的后现代因素,但是妄论中国,就说上海的一千万居民有多少人天天泡吧,穿CK内裤,整日闲来做爱?当诗人吟咏文章盛业“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二十年”时,大概诗人从来不曾想到在他身后的文人们只能“各领风骚一百天”了,那不是一种落花的矜持与骄傲,而是文学与媒体共舞的一场闹剧。如今,上海宝贝,北京宝贝,还有什么什么的都市宝贝们也已经偃旗息鼓,不知躲在哪间小吧里自成一统,自说自话,打着“文学是孤独的”的幌子。恐怕诺贝尔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也要汗颜了,其《百年孤独》恐怕也得让宝贝们几分了。表面看来,似乎王朔与“晚生代”的卫慧、棉棉不能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细究起来,承载他们红火的动因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浮躁”,那就是时代是仓促的,我们都得从中狠捞一把,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张爱玲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曾经说过,时代是仓促的,即使个人等得及,时代的列车仍是轰隆轰隆向前开,出名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否则就来不及了,大的破坏就要来了。对于横空出世的张爱玲来说,她的成就只能用她的作品“传奇”来命名了,然而她们能如张爱玲一样地创造不朽的文学传奇吗?尽管她们鼓噪地号称文学于她们是生命,是什么什么,卫慧就曾从姿态上作出了我不屑与所谓没有文化没有学历的人为伍的话语。王朔所作所为力图跻身知识分子行列,为九丹、棉棉等后进作序,做一回奖掖后进之工作,无不表现了他们在文化上的肾衰竭。千禧之初,王朔开始努力向“雅人”靠拢,以“文化”为标榜,以示与过去之我不同。“孤独”、“文化”成为他们在媒体高曝光率之后的又一张底牌,大师的生活状态曾经是孤独的,如尼采、康德、萨特,然而“孤独”、“文化”是一种最为直接的生命状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些作家们在现代媒体上粉墨登场,变换招牌,真是一种创新吗?一个作家坚守的底线是他不断向读者奉献好的精神食品,而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如果忽视自己的真正职责,作家就又开始回复到文人无行的老路上了。

2 回到伪崇高

向雅人靠拢就是如知识分子般地介入当代文化批评,王